

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揭晓后,本刊刊发我市两位获奖诗人、获奖编辑的获奖感言兼创作谈、编辑谈,受到读者和文学创作者、爱好者的广为关注。为进一步提升赵树理文学奖的影响力,激发我市广大文学创作者的积极性,创作与时代同步的精品力作,本刊与晋中市作协联手推出“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创作谈”栏目,陆续刊发历届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创作谈,敬请关注。——编者

五十岁的行程

□ 杨凤喜

——

这些年事务繁杂,每至夜深人静,想到搁置已久的写作时多有愧疚和不安。

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讲:“当我们日复一日写下去,写作自然也会对我们带来影响和改变……我希望与写作成为相濡以沫的朋友,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可能怜新弃旧、反目成仇,写作却会始终陪伴着,一路同行,彼此抚慰。”

这何尝不是一种承诺?当写作难以继时,有如背信弃义般恐慌。夜晚躺下来,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暗色里轻声絮语,抱怨或者责难。

我知道,这时候任何的解释都苍白无力。这个声音有理由抱怨,因为写作待我不薄。写作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更让我有机会时常检点自己的内心,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爱,什么是孤独,什么是从容和自信,什么是尊严——写作的价值不正是可以体现写作者的尊严吗?

我曾设想过自己人生之种种,比如少年时期从生育我的乡村出发,可以踏上各自不同的生命旅程;比如在20岁、30岁、35岁这样的时间节点,可以有迥然有别的职业规划。令我欣慰的是,经历左右顾盼后我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内心,我听到一个温暖而感伤的声音在对我深情召唤。

由此,我将对文学始终秉持一份感恩和敬畏。

二

许多作家都有过类似的感慨,如果一直写下去,持续不断地写下去,写作会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

通过艰苦的训练和漫长的积累,我们的写作技艺自然会得到提升,我们会建构起自己的文学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叙事方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但我们的面前同样会出现接踵而至、绵延不绝的写作难题。何况世事纷繁,困扰我们的除了写作本身,更有一言难尽的外部因素。没有哪个人可以餐风饮露,不食烟火,没有哪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写作的。

对我来说,目下最大的难题当然是写作时间的局促。当我断断续续写完一篇小说,内心总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言不尽意,对写作者的自信心自然会带来伤害。写作的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不适用“1+1=2”的累加,更需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当然有内心特别强大、可以战胜极端困境专注于写作的作家,这些伟大的文学前辈让我们肃然起敬,奉若神明。但更多的写作者并不具备如此定力,我们穷极一生的努力未必会修成正果、扬名立万。我们写作只是缘于对文学的深沉热爱、缘于表达、缘于倾诉,这份热爱会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承认,所谓写作时间的局促同样是苍白无力的借口——即便时间宽裕了,果真能写出心目中的好作品吗?但生而为人,好多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借口宽慰自己,让内心不至于窘迫甚至狼狈。好在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借口放纵自己,即便时有放纵也还在努力。好我在写作上并没有设置过高的预期,只希望一步一步走下去。我这样理解,梦想固然美丽,但梦想的肥皂泡如果吹得

作家简介:杨凤喜,1972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晋中市文联副主席、《乡土文学》杂志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银谷恋》,短篇小说集《愤怒的新娘》《玄关》,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80余篇,散见于30余家文学杂志,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曾获赵树理文学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等奖项。

王俊才这次获奖的诗集《农谚里的麦子》收录了他2019年前后的诗作123首。其中,最动人的是他厚植乡土情怀的诗作。

乡村是他生命的土壤,生于斯,长于斯。曾经的乡村,滋养了他的生命、润泽了他的灵魂。离开乡村后,作者穿过岁月的风尘和人生的历练,以游子的视角和情怀关注乡村。因为情动于衷,便有了无数的创作灵感。

他的笔下有亲人,有乡邻。那个坐在石头上咳嗽的父亲,那个在农谚里一别经年的父亲,那个在田间地头牵着牛、守着小麦等雪的父亲,那个当过木匠、泥瓦匠、铁匠专业户,一生挣命、一生坎坷的父亲,不是他一个人的父亲,是所有走出乡村在外谋生的人的父亲,是每次想起都心疼的父亲。那个贫困未娶、身患重病,让他在资寿寺三头叩地,发出十万火急祈禱的兄弟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兄弟,那是千千万万依然被贫困、依然被苦难折磨的人,是每个比这些不幸者幸运一点的人的兄弟。这些人,是诗歌意象,更是作者对乡村最深的挂念,因为情深,所以动人。

他的诗中有乡土、有乡情。那些曾经的农村生活在他笔下一再再现,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乡村风物图。朴素的打碗花和生命有着诗性的联系;村口的五道庙小的只住下最小的神;一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和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带,自然环境环境非常特殊,所处区域地理位置独特,历史上山西是连通北方草原与中原农耕地区的重要通道,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必经山西,从中原要通达西域地区也多从山西绕行。因此山西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宗教文化、政治势力、军事力量乃至于商业贸易的汇集之地,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核心区。

在今天山西灵石县西南五十里的蛤蚧岭上,有一个叫贾胡堡的堡子:贾(音gu),意即经商的人;贾胡,即经商的胡人。日本学者秦原鹭藏早年认为此地名曰贾胡,可能是由于西域胡商经常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早在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汾州”条于灵石县下便载有贾胡堡一地“在县南三十五里”。这表明从隋朝到唐中期,贾胡堡这个地名就已经被使用着。而且,在这一地名产生之时或之前的北朝,这里可能就聚居着大量的胡商及其家眷。因此,贾胡堡顾名思义,应是胡商长期聚集、居住时间既久,逐渐得到当地的广泛认同,才以贾胡堡称呼此地。

这里所说的胡商,在公元3至8世纪的汉唐之际,多数为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粟特人。粟特人原居中亚,以“番商贾”闻名于世,曾经长期垄断、操控丝绸之路贸易。他们东来贩运贸易,往往以商队的形式,由商队首领率领,结伙而行,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并且往往拥有武装以自保。在长期从事国际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过程中,粟特商队凭借强大的财力,频繁地往来于丝绸之路沿线商道,许多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开展商业活动,有的就此移居中国,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了许多移民聚落点,山西地区是粟特人东来的重要落脚点之一。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的粟特人有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虞弘、翟突婆、龙润等,可见北朝隋唐时期在并州地区的形成了不少粟特人聚落。这些人在北朝后期的社会剧变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延寿长相思 瓦当亦有情

□ 周俊芳

延寿长相思,是一方汉代瓦当上的文字。寄托了延年益寿的美好愿景,又有一种追思怀古的意蕴。

“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单看这个名字,就令人沉吟怀想,无端拨动人心弦。

“这块战国抱柱瓦,体型巨大,是河北易县燕下都特有的品种。这块名为长乐未央,其名源于汉代的长乐宫和未央宫。这个长生无极瓦当,发掘于平遥金陵城遗址附近庞庄村,完整细腻,堪称平遥瓦当王……”走进晋中市博物馆《延寿长相思》历代瓦当展,战国的云纹图、饕餮文,汉代的文字瓦当,宋代的兽面纹、莲花纹和龙纹瓦……室外繁华似锦,高楼林立,室内瓦当斑驳,静默凝重,莫名有种穿越之感。

中国古时建筑以土木为主,能留存千年的寥寥无几。1937年7月5日,在抗战爆发前的短暂宁静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凭借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指引,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和纪玉堂两位助手前往山西,在偏远寂静的佛光寺,发现了唐代建筑、雕塑、壁画……确定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代,推翻了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朝及其以前木结构建筑,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京都”的断言。

这是中国古建筑的宿命,在战火和自然侵害中,一桩建筑存活下来的概率很小。所幸,其中一些建构却被保存了下来。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瓦当、滴水、鸱吻、柱础、基石等,我们尚能感知到遥远年代的细枝末节,一鳞半爪。

《辞海》: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瓦当,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实用性在于蔽护建筑物檐头的建筑附件,是古建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艺术性在于,是美化建筑和承载主人品味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瓦的出现是中国古建筑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瓦和瓦当的使用,解决了屋顶防水的问题,摆脱了“茅茨土阶”的状态,提升了我国古代建筑水平。能够制作出青铜器的古人,烧制出“黛瓦”并不稀奇。青铜器多用于礼器和墓葬,而瓦和瓦当却飞入寻常百姓家。

瓦当始用于周朝,发展于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延续至明清,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建筑艺术。最初素面无纹,以遮挡风雨为要。随着社会发展,纹饰逐渐多样化。这与文化艺术进步相辅相成,建筑、服饰、饮食等,无不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西汉时期,是瓦当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重要标志是文字瓦当的出现。文景之治,休养生息,艺术文化空前进步,文字瓦当被广泛用于宫殿、官署、苑囿、陵祠、私舍等建筑,建筑中杂糅了人文韵味,成为我国古建筑的典型特色。

中国文字之美,妙不可言,是生动形象和充满想象

已经基本汉化。

这些粟特人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保(或作“萨宝”,原意为队商首领)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特传统所信奉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设萨保府管理,把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当中。萨保作为视流外官,专门由胡人首领担任。并州地区管理粟特胡商的机构——萨保府,在北朝隋唐之际一直发挥作用。1999年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出土的《虞弘墓志》中记载:虞弘在北周大象末(580年前后),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虞弘就是并、代、介三州粟特聚落的大首领,被北周任命为萨保,负责管理这一带的粟特人聚落。

大多数粟特人信仰祆教,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他们所到之处,无论作为信仰教信仰者,还是作为祆教的传播者,在我国历史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祆教也称拜火教,源自古波斯(今伊朗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公元6世纪后传入我国,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阶级的支持,史籍记载北周皇帝曾来此“拜胡天”“从事夷俗”,并且在鸿护寺中设置祆教的祭祀官,在这些寺庙中“商胡祈福,烹煮羊、琵琶鼓舞,酣歌醉舞”,极一时之盛。隋唐时期的萨保府也负责管理祆教,同时还设置祆祠由专门官员管理。到北宋初年,祆神被列入官方祭祀行列,地处中原的山西、河北等地,出现了很多奉祀火神的神庙,专为“胡僧顶礼之所”。山西地区的泽州、潞州、河东等地,俱有宋太祖祭祀祆庙的记载,洪洞县至今有祆神庙遗存。元代,

□ 赵俊明

反映祆神的唱词在元曲中屡见不鲜,可见当年祆教在中原地区传播甚广。

介休位于山西晋中,是连接长安(现陕西西安)、河东道(现山西运城)与并州(现山西太原)的重要据点,在唐宋时期聚集着大量粟特祆教徒。无独有偶,在介休还保存有一座叫祆神楼的祆教建筑。祆神楼建筑群始建于宋代,曾于康熙十三年(1674)重修,祆神楼琉璃脊饰的风格与山西明代古建筑风格一致,而其中的木雕保留了宋代建立祆神庙时的图像原型,尤以韦雷特拉格纳以及他的化身——飞牛和骆驼为典型,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通过考证,认为这些图形源自对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的信仰。由于宋代官方把祆教纳入官方的祭祀行列,为祆教的合理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宋朝政府长期与周边民族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战争是随时激发,因而格外青睐代表胜利的韦雷特拉格纳以及他的化身——飞牛和骆驼,希望能在战争当中如当年的波斯帝国一样所向披靡,从一定意义上讲韦雷特拉格纳弥补了中国宗教信仰中没有专司征战的天神形象。祆神楼的建造符合宋朝历史的发展需要,同时也印证了介休一带当时聚集了大量的祆教徒这一事实。

祆教在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随着丝路贸易的兴盛曾经盛极一时,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极度重视,在历史上产生了相当影响。但是随着佛教以及其他教种的大范围兴起,祆教逐渐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祆教作为宗教信仰的辉煌在中国大地上已销声匿迹,难能可贵的是具有祆教风格的介休祆神楼却被保留下来,历经千年,虽经历次修葺,但依然以其独特的姿态屹立于三晋大地上,祆神楼中留存的极为难得的祆教印记,为后人的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宗教信仰研究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力,丰富而立体的存在。《诗经》有云:夜如何其,夜未央。表达快乐没有止境、快乐无边的祈愿。于是,有了未央宫,有了“长乐未央”瓦当。

与“延寿长相思”相似的,常见的祝祷瓦当还有与华无极、长生乐哉、千秋万岁、延年益寿、富贵万岁等,寄托吉祥铸颂和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担心政权不稳,依照方士之言,在长乐宫搭建八风台,以此祈求神仙保佑。“八风寿存当”便是八风台的瓦当,寓意天地合和、八风应节、四时有序、国运长久。“八风”两字为一体,“寿、存、当”三字均分,布局精妙,环绕对称,实为精品之作。

古代传说中的四方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象征四方、天地、神灵,具有避邪祛灾、祈福承享的神力。远古时期,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难以解释,认为动物可以呼风唤雨,主宰宇宙,于是崇拜并奉为图腾。汉代,四神被视为武力的象征,出现在宫殿装饰瓦当上。

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战乱频仍,佛教盛行,瓦当装饰功能凸显,涂上了世俗的浓郁色彩。平遥镇国寺的“佛”文字瓦当和“法”字纹滴水,釉色蓝中带绿,“佛”字稳健浑厚,有魏碑书风。瓦身尾部有钉孔,结合纹饰“佛”与相配的滴水“法”来看,是镇国寺始建时期定制的专供之物。

滴水是建筑檐头前端的遮挡,与瓦当交替排列,其形似如下坠雨滴,故称“滴水”。瓦当和滴水,前者防止雨水倒流,后者引导雨水下流,恰似两个兄弟,互为依傍,拱卫保护屋檐。

发掘于平遥金陵城遗址附近庞庄村的“长生无极”瓦当,当面凹陷,外廓较宽与纹饰持平,凸弦纹,双十字格纹,小凸弦纹,12个小乳突组成联珠纹,中心是乳钉纹,文字为随形变体篆书“长生无极”。胎质细腻,工艺粗糙,尺寸单薄,烧造火候较高,是平遥有据可查,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瓦当,当称“平遥瓦当王”。这块瓦当也印证了,史载西汉建置的平遥金陵城的重要实证。

“瓦当是考古研究中进行建筑断代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晋中市博物馆副馆长崔晓东介绍说,此次瓦当精品展由陕西西安康博物馆与晋中博物馆联合举办,展出历代瓦当、滴水135方和精拓数千种。其中69方为安康博物馆馆藏珍品,其余47方瓦当和19方滴水,为我市平遥瓦当收藏家邓晓华藏品。

走进展厅,迎面几幅绢纱、柔和灯光中,展柜雅致精美。那些或完整或残缺的瓦当,自带几分沧桑。与之娓娓对话,令人心绪难平。

与墓葬中的文物不同,瓦当、滴水是以高昂的姿态,站立在殿宇房舍之上,经历过风雨侵蚀,承载过兴衰荣辱、繁华凋零。屋檐之下的人,早已不见

踪影,只留下一些传说故事,或者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些或雄伟或寻常的殿宇、房舍,也早已消失不见,推倒重建过多遍,如今,怕也是高楼林立,换了天地。所幸,还有几方瓦当、几块滴水,拂去历史的尘埃,以静默的姿态,诉说那些久远的故事。隔着厚厚的玻璃,很想去抚摸那些刻画的纹路,书写的文字,每一笔在那时,一定带着主人的虔诚和祝祷,蕴含着手工艺人的巧工和匠心。

无法想象,这些瓦当藏品经历了怎样的风雨雷电,承受了怎样的沧桑变迁?曾经,它们是立于寻常人家的屋檐之下,看燕子飞来,黄莺鸣转;曾经,他们是高高在上,充当某座殿宇檐头的守护神。也许,它们随屋宇坍塌,从高处跌落,掩埋在荒山野岭之中;也许,它们走了很远的路,等待了很多年,才有了这样一次,与你我目光对视,相互凝望的机缘!

□ 介子平

谁都知道,没有付出,便没有收获,却还有人做着侥幸梦。幸福来得太突然,惊奇得说不出口,不劳而获,日日是闲,谋一个管事不担责任的差事,轻轻松松松赚大钱,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幸运如脸上的痘疤,左起一个,右起一个。

错觉终究是错觉,老天未曾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怎会生出这般念头?做此梦者,往往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清楚,时时陷入劳而无功的沮丧,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中对此有所察见:“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那些无所谓的情绪,怎有资格参与生命的狂欢。

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王葆,性情举止涣散,幻想不费事不操心便能获取一切,冥冥之间,果然心想事成,竟得到一个助其获取一切的宝葫芦。懒惰让人舒服,生活不会讨巧,最终换来另一种如影随形的窘迫。松枝筛月影,一梦到天晓,距离成功只差“勤快”两字。举重若轻、奏刀器然者,私下不知重复过多少遍,一世半,半世竹,废纸止三千。语言须磨练,文章也不易,汪曾祺有经验之谈:“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竭,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灵感的源泉,为有备瓶瓶罐罐而来者流淌。

已在路上,却不知将去何方,虚负凌云万丈才,余生襟抱未曾开。穷人越发育,忙人越发忙,尽管如此,仍深信着未来。生活有太多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岂止中年人没有容易,童年者学不易,青年者立不易,老年者养不易。智商乃硬伤,凡宣扬劳动光荣者,皆为靠劳动者供养而不用劳动的统治者,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与光荣无关,仅仅为了生活。人性之贪婪,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权利上。

《礼记》对“大顺”有微言精义阐述:“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若,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人间值得,愿望归愿望;人不值得,现实归现实。正因不顺,方有大顺之想,现实不如意,难免怀恋过去,奢望未来。

有些幻想,梦醒即逝,付诸实施的行为,不过祭神祈祷。庙多,欲求必多,欲求不是不可有,妄徒生便说,“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

□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

电话 0354—311177

主 办 副 刊 部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九八七期